

西行散记(上)

周明金

—

计划去新疆,已有段时日。多种原因,迟迟未能成行。大儿子在新疆昌吉“河南神火集团新疆分理处”上班,小两口都在那,受疫情影响,几年都没回来了,我们想他们,姐姐全家定居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,老两口都八十多岁了,前几年还能回来与亲人团聚,随着年岁增长,行动多有不便,想回来看看,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今年年初,又做了计划,打算五月份去新疆,后来情况有变,遂决定八月前去。选择五月,是因为新疆的五月,气温适宜,不热不冷,太阳也不强烈。决定八月,理由是,再不去天就冷了。

直到八月中旬,还是高温天气,于是,时间定在八月下旬。小儿子从网上给我们订了郑州到乌鲁木齐的飞机票。想象很难,行动起来却非常方便:8月21号,我们夫妇坐车去郑州,在郑州做餐饮业的侄儿玉明安排好了吃住。8月22日早7:05的飞机,侄儿5:30开车送我们去新郑机场,取票、安检、办行李托运、登机,11:10到达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。大儿子已经订好了酒店,我们乘车前往酒店,共进午餐。儿子、儿媳一切都好,我们也放了心。我们乘坐8月23日早8:20的高铁去了博乐姐姐家,11:32到达,姐夫和小外甥开车接站。万里之遥,亲人相见,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

几年不见,姐姐姐夫明显的老了:姐姐82岁,听力已有障碍;姐夫86岁,血压稍高。好在他们心态较好,又注重锻炼和养生,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老态龙钟。姐夫走路依然风风火火,还是年轻时的劲头。老两口单住,吃的简单,作息又规律。闲下来下下围棋、打打麻将、逛逛公园,隔天去一趟7公里外的小菜园——播种、除草、浇水、整枝、打叉,收摘成熟的果实。一般都是乘公交车去,收摘的果蔬较多,拿不动了便打电话让儿女们开车去接。几个孩子乐于被安排接送,支持老两口种菜,其实吃不了多少菜,拿回去也是送人,权当是老两口在锻炼身体。

我们夫妇也去了姐姐姐夫的小菜园。那是小外甥租来放电力施工器材的农家院子,大部分地坪都被硬化堆放各类器材,只一小部分闲置的空地,姐姐姐夫就把它开辟出来种菜:南瓜、丝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豆角、番茄、葱、韭菜,应有尽有。外甥们从附近牧民家拉来牛羊粪,园

子肥沃,蔬菜长旺,姐姐姐夫干劲十足,可以想象得到,老两口看到别人分享劳动果实时的愉快心情!

24日上午,我们去了四娘的墓地。四爹四娘一生只有姐姐一个女儿,四爹死后,四娘与我的姐姐相依为命,姐姐去了新疆,四娘也去了新疆,死后就葬在新疆。能去四娘坟前烧张纸,也算为她老人家尽点孝心。这是我第二次去她老人家墓地祭奠,第一次是2004年7月,我自己去的新疆,时隔20年。今后想再去烧张纸,不知还有没有可能?毕竟路途遥远,况且我们也是奔七十的人了。

在姐姐家住了四天,除早餐能享受到姐姐亲手做的美食,每天两

顿都在饭店里,外甥、外女、小表姐轮流安排,表达心意,生怕怠慢了我们,其实吃的没有浪费的多。姐姐姐夫,时刻都想陪着我们,陪我们观看清河夜景、逛清河公园、看平湖喷泉、水幕电影、博河公园,陪着我们去外甥、外女家坐坐,姐夫还陪着我们去了阿拉山口。作息规律被打乱,吃不好,睡不好,年纪大了,身体哪能吃得消?所以我们选择离开,尽快让姐姐、姐夫还原有序的生活。当我们坐上去伊犁车的那一刻,心情只能用“恋恋不舍”来形容了!

二

8月27日上午10:00,我们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姐姐家乘坐

像野菊花一样绽放

潢川县 范广学

秋风飒飒,阳光明媚,眼前的桃园枝稀叶落,草木枯黄,一派萧瑟,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小路两旁、塘埂、荒坡上的野菊花一枝枝,一簇簇,一片片,葳蕤盛开,清香四溢。那抹绚烂的黄色如此耀眼,又是如此的生机勃勃,野菊花正向大自然炫耀,它们野生于乡间荒芜之地,不择水土,不选地势,不惧恶劣气候,不在意被人冷落,顽强生长,尽情绽放,活出了自己的精彩。

傍着桃园的小路边上,有一大堆新砍来的野菊,一位中年农妇坐在地上,被这一堆野菊包围在圈中,镰刀放在圈外,农妇两手不停地拽拉,摘下的野菊花朵放进身边的塑料袋里。不远处的塘埂上,四五个女人挎着竹筐,尖尖手指掐摘野菊花朵,边走边摘,有说有笑。这个独自坐在地上砍菊摘花的女人引起了我的兴趣,她很执着,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,一缕缕凉爽的秋风穿过桃树袭来,菊叶轻轻摆动,一绺头发也在她的耳际轻轻飘动。见我注意看她,女人脸转向我,两手也没停下,她开口道:“我好几次看到有一个人骑车在这块儿转悠,是你吗?”“是我,你们摘野菊花是卖钱吧?”“街上有收购的,35元一斤,摘好就去卖钱。”野菊花有清热解毒、疏风散热、清肝明目等功效,超市和药店都有干炒的野菊花茶,野菊

生于乡村,登不了大雅之堂,其观赏和药用价值却令人赞叹。

女人的话语中夹杂着外地口音,我问她是外地嫁过来的媳妇吧?女人说:“我是越南人,今年47岁,2001年来到这儿,生两个儿子,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县城上班了,小儿子正在县城读高中……”我连忙问她“你是不是走私过来的?”她连连摇头,“我不是,我办有护照,我姓郑,中文名字叫郑万丽,我们两个是在南方厂里打工认识的,村里分有我的田,计划生育时代还让我结了扎。你看,俺家就在那边……”说着她手一指,顺着方向,我目光落在桃园之外的一片坡地上,那是一处极小的村落,高大葱郁的树木包围着散散落落的几户房舍,被一条水泥小路缠绕着。

“我家有一小片桃园,上有一个八十多岁婆婆,田地少,不划算种,转给种田大户了。我没有身份证,也不知道啥原因办不成呀?我打工出不去,只好窝在家里,每年桃子收入几千块钱,我梳羽毛,掐菊花,干点零活,挣不多钱,也不让自己闲着。我也没啥文化,我中国话是看电视学的,写几个汉字也是跟电视学的……我越南老家那边靠海,比这热,这儿一到冬天就受不了,太冷,我想回老家看看,一来一回不少钱,换护照也得不少钱,还是疫情前我带着小儿

商务车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学生李明彬家。三个多小时的车程,我们到达可克达拉市218国道旁界梁子加油站,学生的“樱花轮胎”总代理及汽车修配门店就在对面。师生多年未见,那一刻除了激动还是激动。五月份计划去新疆时,就告诉了学生李明彬,他一直在盼望并等待着我们去。

李明彬是我1994年在邓圩小学教的学生,他家是住在邻乡王庄村的,由于本村学校管理不善,李明彬和同学们一起转到我所在的邓圩小学求学。距离四里多路,一天两个来回,刮风、下雨,烈日、下雪,辛苦艰难可想而知。小学毕业后,初中、高中、大学,大学毕业找工作,直到自己创业,我们一直没有间断联系。他更没忘记我这个小学老师!

(未完待续)

子回去一趟,好几年没回了,真想念他们。两个姐姐也嫁到中国来了,我们也不走动,只用微信联系。老家那边也在乡下,父母都七十多了,还有一个弟弟,田地少,种点菜,养些鸡鸭维持生活,我爸当过兵,每月还可领点补贴。他们顾不了我家,我也顾不了他们,生活难为,亲情难舍,我和那边就用视频聊天,小儿子给我手机下载了软件,我现在会玩抖音了,抖音互动很开心哦,父母也开心,生活再难也要笑着活着”

头顶上两只灰鸟叽叽叫几声,盘旋个半圆飞远了。

郑万丽继续说道:“你一提起我丈夫,我心里很难过,他走了十多年了,是在外地建筑工地上出事的。我一个外地女人无依无靠,硬是靠着两把手把两个儿子带大,那年大儿子上大学要交学费,几千块哪,上哪儿弄钱去?借不够,我就想着去贷款,因为没有身份证贷不成,找人担保也找不到人,穷啊,没谁敢担保……不提了,这事儿也过去了,向前看,生活就像吃青萝卜一样,吃一截剥一截,慢慢熬总会熬出头的……”

我被深深感动着,对郑万丽来说,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,我看到了她的坚强和乐观,她没有怨天尤人,没有躺平,她在苦难中挣扎奋斗,满怀希望迎接着每天升起的太阳,她是千千万万底层百姓中的一员,她们的精神与野菊花多么的相似啊!

野菊花开遍山野,她像野菊花一样绽放!